

电影文学剧本

黄浦江故事

艾明之 陈西禾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黄浦江故事

艾明之 陈西禾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电影文学剧本

黄浦江故事

著作者 艾明之 陈西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5/8 字数：51,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10078-0063

定价：(八)0.22元

市
四
日
音
金
書

內 容 提 要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是以上海一个造船工人的家庭为中心,通过这个家庭中父子两代在解放前那段漫长的黑暗时日里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上海工人阶级在党领导下对敌人所进行的一系列英勇的斗争,以及我国造船工业近百年来的巨大变化。

剧本比较成功地刻画了常信根、常桂山两代造船工人的光辉形象。常信根身上烙印着老一代工人的苦难,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英雄性格;常桂山是工人阶级新的血液,在斗争的暴风雨中逐步成长为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父子俩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长期坚持着对敌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統一書號：10078·0963

定價：0.22 元

第一章

景渐显：

这是解放后的上海，草木葱茏的外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海关大楼上响起了悠扬的钟声，黄浦江上，洒满了阳光的金点；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似地驶来驶去，狂欢地互相鸣放汽笛……

（旁白）：“黄浦江，它是上海最权威的历史见证人。它亲眼看着这个城市的生长，又亲眼看着它怎样沦为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浩浩的江水，记载了上海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沉沦和新生。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黄浦江的旁边，发生在清朝光绪末年。”……

清朝光绪末年的黄浦江，沿江两岸还相当荒凉：零零落落的仓库、民房，马车在碎石路上辘辘驶过，兵营里清兵正在笨拙地操练。……

江上大都是小木船。有一条巡船挂着龙旗在江面巡弋。不断有挂着外国旗帜的大海轮昂然驶过，它们巨大的身影复盖在巡船之上，巡船显得多么小啊！

常信根和他的妻子常范氏在一只小舢舨上，他们是依靠

CAB 30/17

打撈江里的廢料為生的。這時剛拉起一網舊鐵爛木，把可以賣錢的撿出，又把網撒到江里去。

常范氏無意中回頭一望，神色遽變：

“信根，快搖！”

一艘英國大海輪對直沖來。

“慢一點！慢一點！”常信根和常范氏一齊向那大輪船揮手大叫。

然而，他們的喊聲在示威似的汽笛聲和浪濤聲中，簡直听不出來。“轟隆”一聲，水花四濺，一切都卷到江濤里面去了。

常信根在水里冒了几次頭，他看到的是——

大輪船尾部飄揚着的英帝國國旗。

離開常信根翻船不遠的地方，就是那條巡船。

巡船上面，一個身穿當時的警官制服的官員，獨自在倉內玩骨牌，一個巡警掀開帘子進來報告說：“啟稟大人，洋船把只小舢舨撞翻了。”

那個官員自管繼續玩牌，連頭也不抬地說：“洋人的事少惹！”巡警惶恐地答了一聲：“喳！”趕緊退出。

被撞毀的小舢舨歪靠在江邊。常信根和常范氏全身濕淋淋地坐在一旁，顯然是才從水里爬出不久。

“上哪兒找個活吧，我們總得活下去呀！”常范氏絕望地說。

常信根望着江上，不說話，一陣陣汽笛聲示威似地傳了

过来。

汽笛的声音好象提醒了常范氏，她望着远处的桅杆，說：“再不就上那边船厂打听打听吧，也許能找到一分活儿。”

常信根慢慢走到撞毀的小舢舨旁边，从地上拾起一块撞碎的船板，望着远处的船厂，默默地出神。

造船厂大門口。

門楼上挂着清朝黄龙旗，門前一副虎头牌，一块写着“船厂重地”，另一块写着“閑人免进”。

工人們紛紛进厂上工。当他們經過厂門口时，他們把自己的工牌丢在門口旁的竹籬里。

常信根也进厂来了，他象大家一样，把自己的工牌丢进竹籬。

一九〇八年的春天，常信根已經在“申江造船厂”干活了。

这是一个殘破不堪的船厂，一个不大的船塢，两座小船台。工人們在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作着。

常信根和一个叫做沈永昌的老工人，合抬着一架小推进器。走了几步，沈永昌发现繩子有点松勁，就招呼常信根停下，重新把繩子結好。

常信根望着船厂四周，感慨地說道：

“沈大哥，工厂到底是工厂，好大啊！”

沈永昌用扛棒抵了他一下，輕声說：

“英国鬼子来了！”

常信根一怔，回过头去；英籍工头劳勃生手提着一根茶杯粗的木棍，一路吆喝着工人，走了过来。

常信根惊讶地问沈永昌：

“这个厂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吗？”

沈永昌脸上透出一缕苦笑：

“办是我们中国人办的，管可是人家外国人管的！”说到这里，忽然打住，急忙催促常信根抬起推进器，向船坞走去。劳勃生一路吆喝着，常常无缘无故的就把工人打一頓。在经过一个水洼的时候，他不小心踩在水洼里，擦得油亮油亮的皮鞋上，立刻溅上了不少泥浆。

他看看自己的皮鞋，又向左右望了一望，突然用棍子向常信根一指：

“喂，你，来！”

常信根不知劳勃生叫他干什么，躊躇着，没有立刻跑过去。沈永昌在背后推推他，轻轻说：

“去吧，快去吧！”

常信根隐忍着愤怒，来到劳勃生面前。劳勃生看看他，突然把他短衫上的破口袋扯下来，扔在地上。“擦！把皮鞋擦干净！”

常信根把破袋布拾起，愤怒地盯着劳勃生。劳勃生立刻举起棍子，没头没脑的向常信根劈来。沈永昌连忙奔上来，一把推开常信根，陪着笑脸对劳勃生说：

“他是个新来的，不懂事，我来擦，我来擦！”

沈永昌蹲下来，用自己的新毛巾，把劳勃生皮鞋上的污泥

擦掉。

常信根看着这一切，心里象火在燃燒。当沈永昌擦完皮鞋劳勃生揚长走开时，他突然抓起一块烂鉄，要想擲过去，被沈永昌拉住。

“你想找死啊！”沈永昌責怪地說：“走，快抬！下了工我上你家去談。”

晚上，常范氏一个人在补网。沈永昌从門外叫着走进来，发现常信根不在，詫异地問：

“信根呢？”

常范氏叹了口气，一面补网，一面答道：“出去了。”

沈永昌看看她补的网，益发詫异了：

“你补这个干什么？”

常范氏已經将网补好，她站起身，把网挂在墙上，一面解釋地說：

“信根說，他再不愿受洋鬼子的气啦！”常范氏从身上摸出常信根的工牌，递给沈永昌：“他托你把工牌退了。”

沈永昌頓了頓脚：

“这个犟脾气！”

常范氏叹息地說：

“沈大哥，你也帮我劝劝他吧，船厂的活好容易才找上，他……”

說到这里，常信根打外面回来了。他看了看沈永昌，一声不作，沮丧地靠在門上。

常范氏迎上去，焦急地問：

“怎么样？”

常信根搖搖頭：

“沒有押金，他們不肯把船租給我！”

沈永昌恍然地說：

“啊——你还想再去干老行当？老行当的罪你沒受過？信根，你靜靜心，睜開眼看看，上海哪一家廠不受洋鬼子的气，当今啊，別說你我，就連西太后見了他們也得讓三分哩！”

常范氏附和地說：

“其实，他也真想在船廠正正經經干点活，你看，他画的这些船！”常范氏指指牆上貼着的画。那些画上画的是些各式各样的船，其中也有常信根那只被英国海輪撞毀的小舢舨。

沈永昌走到牆前，欣賞地說：

“嘿，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

常范氏笑了：

“这都是他等着进船廠的那几天画的，他还說，这回好了，能跟你們大伙一起造大輪船了！”

沈永昌不禁也感慨万分地說：

“我們自己要能造出这些大輪船該多好啊！”

常信根气憤地說：

“造船！造出来也是洋鬼子的！”

沈永昌安慰他說：

“看开一点吧，洋鬼子还能騎在我們脖子上一輩子！”

常信根低下頭，不作聲。这时，睡在床上的一个嬰兒，突

然哇哇哭了起来。常范氏连忙把孩子抱起，常信根望望自己的儿子，激动地自语道：

“桂山啊桂山，你长大了还会不会受这些洋鬼子的气啊！”

景渐隐。

第二章

景漸显：

黄浦江水滚滚地流着。

（旁白）：“江水日日夜夜的流，多少年过去了，清朝的黄龙旗换成了辛亥革命后的五色旗，朝代变了，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苦！革命的力量开始抬头了！就在这些动荡的年代里，常信根的儿子常桂山也长大成人了！”

一九二六年的一个早晨。

常信根到船厂上工，在他后面跟着一个英气勃勃的少年，那就是他的儿子常桂山。

走进厂门口，常桂山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工牌丢进竹箩。

一路上，工人带着祝贺的神气，对着常信根喊：

“常师傅，你有那么大个儿子，好福气啊！”

“常师傅，桂山进厂了吗？”

“好小子，用不了几年，就顶你常师傅一条胳膊的啦！”

常信根脸上浮着快活的笑容，不断地点头。但他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一个穿着蓝色对襟短衫，手腕上刺了青龙，一脸流氓气的人，出现在他面前——这就是中国工头朱阿财。

“这就是你儿子嗎？”朱阿財斜睨着眼，打量常桂山。

“是。”常信根答。

“好吧，可得老老实实干啊，要是偷懶，我認得你，我的鞭子可認不得你呀！”說完，揚長而去。

常桂山望着他的背影，一直浮在他臉上的年輕的笑容，漸漸消失了，他開始感到，一種新的生活在他面前展開了。

一個瘦小的年輕的小伙子，忽然從背後鑽了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頭兒，朱阿財，”馬富林在賽璐珞做的玩具口琴上吹了一下，“又名豬八戒！”他又吹了一下口琴：“我自己介紹，馬富林。”

常桂山被他的談諧逗樂了，快活地大笑起來。

沈永昌來到他們身邊。他端詳着常桂山，帶着明顯的滿意的口吻招呼他：

“桂山來了！”

常桂山恭敬地叫了他一聲：

“沈師傅！”

常信根吩咐兒子說：

“以後干活可得好好聽沈師傅的教！”

常桂山笑着向沈永昌行了個禮。沈永昌樂呵呵的扶住他，連連說：

“好啦，好啦！打現在起該正正經經的學份手藝啦！來到廠里可不能象你在外面打另活那樣，一個不順眼就跟人動拳頭！這年頭找活兒難啦，你這次進廠，你爹孝敬了人家多少錢啊！”

常桂山点头說：

“噯，我知道。”

馬富林把常桂山拉走了。常信根和沈永昌望着他的背影，臉上閃出了快活的期望的笑容。

一九二七年。

初春的清晨。黃浦江上弥漫着濃霧。工人們已經在船上緊張地工作。

英籍工頭勞勃生手里拿着圖紙，走上甲板。他現在已經進入中年了，從服飾上看來，他好象也“發迹”了不少。態度依然是那樣趾高氣揚，依然是那樣驕橫跋扈。他吹着口哨，在甲板上踱來踱去，中國工頭朱阿財，好象影子似的跟在他的後面。

工人陸金洪，正在焊裝一塊鐵板。勞勃生來到他旁邊，象煞有介事的打開圖紙，看了一看，然後大聲叱責陸金洪說：

“喂，不是裝這兒，是裝這兒！”他指指船舷。

陸金洪猶豫了一下，然後說：

“勞勃生先生，這……恐怕是應該裝在這兒的！”

勞勃生把手一揮：

“什麼恐怕應該！我看了圖紙的，還不知道！”

朱阿財幫腔說：

“叫你怎么裝就怎么裝，哪來這麼些廢話！”

陸金洪看看他們，也不想爭辯了，就招呼常桂山等人，把鐵板用手拉葫蘆吊起，準備焊裝在船舷上。

就在這時候，英籍總工程師別里支在甲板上出現了，勞勃

生和朱阿財立刻奔到他面前，垂着手，作出一副諂媚的神氣。

別里支向周圍巡查了一轉，忽然臉上一哆嗦，冲到陆金洪面前怒喊：

“混蛋！誰叫你把它裝在這兒的！”

陆金洪分辯道：

“這是勞勃生先生吩咐的！”

勞勃生立刻放出一副無賴的樣子，揪着陆金洪的領口，威脅地叫：

“什麼！什麼！我什麼時候吩咐你這樣裝的？”

別里支从勞勃生手里把圖紙抽過來，看了一會，然後教訓地对陆金洪說：

“勞勃生先生有圖紙，他不會這樣吩咐的，你做錯了還要賴？”他轉過身來，对勞勃生和朱阿財說：“把他开除吧！”說完，轉身走了。

常桂山在旁邊看着這一切，又氣又怒，想冲上去力爭，却被早在一邊留意着他的沈永昌拉住了。

陆金洪对勞勃生說：

“勞勃生先生，你明白，這……”

勞勃生狠狠踢了他一脚，說：

“滾吧，你被开除了！”

他轉身向上層甲板走去，朱阿財也象影子似的跟着他走了。

工人們憤怒地議論着，却又无可奈何。

常桂山眼睛閃着怒火，望着朱阿財和勞勃生向樓梯口走

来。常桂山一眼看到梯旁有个牛油桶，灵机一动，赶着绕过他们前面，从桶里捧起一团牛油，顺手抹在楼梯铁板上，自己閃开。

劳勃生神气活现地走到楼梯口，迈步下楼，脚下踩着牛油，一跤滑倒。朱阿财慌忙要去拉他，自己也被他带倒，两人从楼上滚了下来。

两人跌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才爬起身来，工人们看见他们那副狼狈相，一齐大笑起来。

“这是誰干的！誰干的！”朱阿财冲着工人王大勇喊。

王大勇横了他一眼，什么也不答，走了开去。

常桂山眼看自己出了气，快活地笑了。常信根在他的脑后推了一下，示意他走开。

“誰干的！你們說啊！笑什么！”朱阿财繼續喊。

周圍象死一样的沉默，誰都不答理他。

常桂山走到起重机旁，一个起重工人从頸上拿下毛巾交給他擦手。

“傻瓜！”他笑着說。

常桂山一怔。

“我說你是傻瓜！”起重工人說：“你把他摔了又有什么用，他在家休息几天，以后，会用更毒辣的手段来压迫我們工人，你就是把劳勃生宰了，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劳勃生騎在我們脖子上！”

常桂山原来用他的毛巾擦手，現在他把毛巾丢还给这个起重工人，生气地反駁說：